



前聞記卷一

國朝典故七十八

長洲 祝允明 撰

高皇帝敬天

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功德廣大全匱之策不可勝紀草莽
臣何敢僭襲以入私編然剽聞一二不敢隱嘿其敬天
事神至於禮樂末節罔不究心以樂生不娶顯潔持創
神樂觀居之俾徒黃冠之列贍給優厚所轄錢糧例不
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較常膳之外復
益予肉人若干曰無使飢寒亂性諸武舞執干盾之屬
後易神甲以繪兵其上防微之意又因以見焉

正經傳

上萬幾之暇留意方策嘗以尚書咨以羲和惟天陰隲下
民二節蔡沉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同翰林院學
士劉三吾等改正因通加研校書成名曰書傳會選又
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詞氣或抑揚太過今天下一統
學者倘不得其本意而槩以見之言行則學非所學而
用非所用又命三吾刪其過者為孟子節文不以命題
取士當時禮部劄付言書傳曰凡前元科舉尚書專以
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
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
陽人目不能見其德於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
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
居列宿之西一丈許晝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
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
者隨天體也右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為順行
左旋為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
氏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革正有誤
方來今後學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
交註文為是又如洪範內為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
節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

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陽下民者何風雨霜雪均調四時
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陽也君之相協厥居
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弼教保護和洽使強不
得凌弱衆不得慕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
相協厥居事付之于天而居但安安自若而奉天勸民
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當
依此說

平吳仁言

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摠兵官准中書省咨教奉令旨予聞
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

尤殺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
下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
賄成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讐有司差貧而優富廟
堂不以為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後數十萬民湮塞黃
河死者枕藉於道哀告聲聞於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
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異其治世以甦困
苦聚為燒香之黨根據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
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
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
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事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

假元氏為名或托香軍為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為
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
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
江賴

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
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
援首父子兄弟面縛輿襯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
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
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
貶盜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首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
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
叅政起璉因其侍制孫搦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
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
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予直搗其近郊首尾畏
縮又乃詐降於元其

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罪五也占據
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其罪六也知元網已墜公然害其
丞相達失鉄木兒南臺大夫普花帖木兒其罪七也恃
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其罪八也允此八罪
又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

容理宜征討以請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
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
戒飭軍將征討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
有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具其罪其爾張氏
臣僚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
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
田產房舍仍前為主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汝
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
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
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

自疑敬此除教遵外各請施行准此合行備出文榜曉

諭敬依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須議出給者

龍鳳十
二年五

月二十二日本州判官許士傑賣到

制度

今士庶所戴方頂大中相傳

太祖皇帝召會稽楊維禎維禎戴此以見

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方平定巾

上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或為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落後儼如民字形遂為定制按洪武二十四

年三月二十六日禮部右侍郎張智同各官奉

聖旨恣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製再申明整理智乃奏
行先為軟巾制度已嘗疑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爛不
堪紗羅用絨粘裹竹絲漆布混同造賣有乖禮制合行
申禁仍前造制者賣人買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
太祖自定恐非緣維禎與手按也

公宴節錢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上謂禮部左侍郎張衡左都御史詹徽等以有公司宴擾
民今後支與官鈔布政同一千貫以下衙門令衡等詳
定十月初八日衡等遂奏准行移各官司遵守凡遇正

旦冬至

聖節筵宴節錢就於彼處官錢內支給其府州縣都司衛
所行移附近有司關用其錢則例每一節布政司一千

貫

其在城都司衛所并附郭大小衙門官吏師生賜帛
耆老俱赴本司筵宴

府

其在城都司衛所并附郭大小衙門官吏師生賜帛
耆老俱赴本府筵宴

衛

六百貫無衛有所四百貫無所三百貫州其在城
衛并附

郭

大小衙門官吏師生賜帛耆老俱赴本州筵宴

衛

五百貫無衛有所三百貫無所二百貫

縣

其在城衛所并附郭大小衙門官吏師生賜帛耆民
俱赴本縣筵宴

無

所一百五十貫無有司衙門衛所衛四百貫所一
百五十貫

給有司官錢

二十九年又賜有司官朝覲每一員給與盤鈔一百貫
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并後定給引錢為堂食費於
乎養廉之意至矣

驛兒屬對

太祖皇帝一日閱遠方驛夫見一小兒在其中問之兒對
曰臣父當此後近日死臣代役耳

上曰你幾歲兒對曰七歲

上曰能作對麼兒對曰能

上曰七歲孫兒當馬驛即應聲云萬年天子坐龍庭

上大喜蠲其役

龍須

太祖皇帝嘗進膳於膳中得髮一莖召光祿官問之對曰
陛下此不是髮

上曰是何物耶對曰龍須也

上即自將^持聖須隨手得一二莖遂叱去不復問

歐陽都尉

洪武中駙馬都尉歐陽某偶挾四妓飲酒事發官逮妓急
妓問必死欲毀其貌以覲萬一之免一老胥問之往謂
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爾死妓立予五百金胥曰
上位神聖豈不知若輩平日之侈肆乎慎不可欺當如常

貌衰鳴或蒙天宥耳妓曰何如晉曰若須沐浴極潔仍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研艷之極首飾衣妝須以金寶錦繡雖私服衣裙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盡天天之麗能奪目蕩志則可只如此就捕更無他術妓問其詞曰一味衰呼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叱令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撈起殺了群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繒采珍貝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粧束不減而膚肉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這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那厮可知哩遂叱放之

勤政

上勤民之心振古罕儼凡得內外封疏即命左右疏其事粘之壁間甲乙治之裁決如流壁帖有一日數易者

示儉

上每與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紉後宮屏幃垣壁多繪耕織像也

持志

上持志競業無愧堯舜三王每夕膳後自於禁中露坐玩察天象有違旦不安寐者蓋上兼善推測於天心無不洞然也

天王堂土地

姑蘇闔閭子城之濠股有東西二天王堂其西堂東廡有土地祠神貌甚類

太祖皇帝相傳張氏僭據日有道者潛塑此像意謂此土地當屬

太祖云耳道者失其名蓋異人也或曰偶肖聖容初無道者事

誅李司徒

張九四之敗實由其

偽司徒李伯昇倒戈也我

太祖皇帝始命勞之以酒花綵迎賞於京城三日然後取

對九四斬之以示大義此固類漢祖斬丁公事施之尤切當也

床下義氣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鄰婦通一日侵晨較暇其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忽復歸校倉皇伏床下夫入房婦問曰何故才去又回夫曰我既行見天寒忽思熱寢足露於衾外恐爾冷未為加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曰彼愛其妻至此此婦乃忍負之而與我私耶即取刀徑殺其婦而去少頃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竟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

登場大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了柰何要別人償命遂曰
監決者我要面奏監者引見校曰告上位此婦人是臣
殺了不干賣菜老子事

上曰如何校曰婦頗有姿色臣實與之通姦其日臣聞其
夫說話臣因念此婦忍負其夫如此臣在床下一時義
氣發作按不下就殺了他臣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佳也即釋之

宋祭酒

國子祭酒宋公訥剛正威嚴不忝其職而
高皇所以待之者亦極隆厚君臣之契殊鮮倫比

上燕閑之際常思見之不欲數召以勞之乃令畫工陰寫
其神以來畫工受命潛處簾幙間訥方公服危坐不樂
畫工極以進

上覽之收訖明日訥朝罷

上謂之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手納對曰然

上曰卿何故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路而碎茶
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下委任故合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

陛下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且笑而慰之更賜茶若干斤

先曾祖受天恩

洪武中明旨開燕脂河太起工役先曾祖臣煥文與焉
時役者多死先曾祖獨生全工滿將辭歸偶失去路引
分該死莫為謀其督工百戶者失名謂之曰

主上神聖當引汝面奏脫有生理先曾祖從之既見上

上百戶奏其故

上曰既失去罷先曾祖方欲叩辭

上忽又顧曰看你模樣也似箇本分的可賞鈔二十貫臣
煥文受賜謝恩而歸鄉里莫不驚羨

危素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年既高矣

上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

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笑曰我只道伯夷叔齊來或云文天祥

嘉定縣吏人

洪武三十四年蘇郡人有為嘉定縣吏者郡中一鄉人
以事註誤至縣潛白吏求私直之吏曰今上自郡府下
及縣首領官皆廉公奉法吾曹亦革心戒謹豈敢私出

入文牘耶然汝事既直第公理之決無枉理鄉人如教
果獲伸雪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驚愧却去辭讓久
之吏曰我以鄉曲之故為君受一斛鄉人別去既半載
吏假歸遂以原粟奉鄉人之母曰此若兒寄我處之物
耳令以還母

道不拾遺

聞之故老言其時道不拾遺親有見遺鈔於塗者第拾
起一觀恐污踐更置階所高潔之處耳竟不取也

脩書

太祖皇帝大崇文教以四書五經經宋儒發明之後又諸
說不一命儒胡廣楊榮今幻孜等會萃去取并纂先儒
論議有裨斯道者為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通二百二
十九卷當時供賜甚渥為禮記先脩書成最號精當餘
帙聞日久催纂之故或未協輿議云或云禮經最後成
未審其後又聞局脩永樂大典凡古今言行巨細網羅
無遺意如宋太平御覽之類而浩博過以太襍濫竟未
完淨而罷聞其目錄具幾百卷云

仁廟右文

仁廟好學右文詞翰並精尤喜科舉之業在青宮已然
踐祚猶不廢每得試錄必指摘瑕病手標疏之以示官

臣嘗戲語白使我應舉亦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霍侍郎

英宗皇帝在北狩時至塞徼邊臣或命取財貨諸物諸臣不敢多獻或畏縮失前多不稱

上旨惟大同府同知霍暄奉旨必極力呈進唯恐不及及上回銜即召見暄嘉勞久之至朝遂陞為工部侍郎

睿皇徵吳處士

睿皇既復明辟政治大新慨然欲得賢才而用之間江西有吳與弼者乃舉徵賢之禮起之下詔曰

皇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朕承

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言渴望羊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審矣今特遣行人曹隆往詣所居徵爾赴厥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待之意故諭天順三年十月十三日與弼既至上表曰江西撫州府崇仁縣民人臣吳與弼謹

奏為薦賢事天順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欽蒙差行人曹隆齎捧

勅書禮幣降臨衡茅以臣為才而微聘赴闕聞命驚惶恍
然自失固知攸措竊緣臣雖幼承父師之訓粗涉書史
而弱齡染疾加以立志不堅是以虛名雖出實學全無
迨天暮年疾病愈深夙志彌怠自愧虛度此生付之長
嘆蝼蟻微軀何意復蒙

聖明齒錄夫卑辭厚幣惟賢可以當之而臣何人敢膺曠
古所希之盛典哉恭惟

皇帝陛下睿知聰明聖神文武四方風動萬國歸仁而崇
儒重道之盛心圖治濟時之美意實與天地同大日月
齊明有血氣者莫不忻悅况在於臣敢不踴躍恭
命謹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日陪鄉鄰老稚謳歌無窮
伏惟

聖德憂民之盛何幸逢於今日而負且乘之譏實難免於
輿論於是肅將前件勅整幣謹用緘封候春氣和暖扶
疾隨使賫赴

闕庭以圖辭免臣於二月十六日上道五月十五日至
京十六日引見蒙

聖恩授臣左春坊右諭德臣以菲才既未經辭免禮幣之

榮又安敢冒昧以受寵擢之重謹將原賜禮幣進上伏望

聖慈愚慙怜臣見患兩足風痺大施曠蕩之恩特回所命放臣歸田少全微分日將歌頌雍熙於水邊林下以畢餘齡不勝萬幸謹具奏聞伏乞

聖裁本年五月十七日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朝廷久聞高議特用徵聘今忽然遠來朕深喜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非過也不允所辭既而與弼於文華殿見曰臣多病失學不敢當聘奉

聖旨莫謙賜表裏與弼對曰常禮不敢辭聘禮固辭奉

聖旨莫迂濶不准久之與弼復辭歸

上乃從之賜勅曰

皇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聞爾與弼懷抱道德嘉邀林泉特遣行人造廬徵聘爾其惠然肯來深慰朕懷欲煩輔導東宮授以官職爾以衰老固辭留之數月果然病勢弗已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以不能供職故爾且以嘉猷最朕足忠厚之誠特賜銀幣用表至懷仍遣行人送歸故里復命有司月給廩米二石以資供贍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以度遐齡倘精力未衰尚期勿忘纂述以繼先賢輔教垂世之意故諭

英宗皇帝聖德

英宗皇帝登遐之後群臣兆民若喪之情至甚以為神德聖政不可殫言然卓絕者四事尤為神聖之機蓋終世未嘗以非罪殺一人未嘗差遣內官出外幹事復中宮位號不用宮人殉葬此皆自古人君所甚難者而出于帝之剛明獨斷其他固未能管蠡計也

英宗免禮官罪

正統中三殿新成

上御正殿受賀大陳禮樂百辟濟濟一時偉觀之觀甚盛而容臺鳴唱者贊拜之際偶眩於金碧煌煥遂誤呼五拜覺之無及矣廷中皆惕息謂大失瞻望謹戾必重禮畢糾儀官隨舉劾之天顏忽笑曰今日是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是誤多了也罷其人謝恩就位頃之賜宴極豐渥也

沈孝子

吾邑之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篋中隱君初不為意久而問焉則曰將以遺老娘耳隱君始異之潛令人偵其所為丐至一岸旁坐地出篋中飲食整理之擎船邊船雖陋而甚潔老媪坐其中丐登舟陳食母前傾

酒跪而奉之伺母接杯乃起逃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盡乃更他求自得若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之也日月如之凡數年母死丐始不見隱君嘆詫亦時少周之此非有為而為可謂真孝矣

妻代夫死

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東驛驛丞王佇妻李氏謹奏為陳情乞

恩代天死刑事妾聞為人臣則當死君之難為人子則當死父之難為人婦則當死夫之難為人臣而不死君之難是為不忠為子而不死父之難是為不孝為婦人而不死夫之難是為不義此古今之常經乃天下之大道也洪惟我

國家聖聖相承既久教之以詩書禮樂培之以仁義道德勵之以忠孝節義所以百年於茲家詩書戶禮樂閭閻三尺之童亦知所以忠所以孝以義臣雖妾婦幸生太平之世叨蒙化育之恩豈不知忠孝節義之為當務乎切思臣夫王佇幼蒙父訓長沐

聖恩除授前職為佇者正當夙夜戰兢鞠躬盡瘁上以報朝廷榮顯之恩下以副父母劬勞之德奚乃不知自保

出位而言將本州知州徐孚千戶徐綸連結事情親賈
具奏赴禮犯分罪不容逃致蒙法司問擬此造妖言斬
罪發都察院收監此正朝廷至公之法臣復何言臣獨
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還續臣夫之死固自其宜
但夫之父母俱年七十之上衰病老朽癯瘵極甚將不
久於人世而况所生止於臣夫別無以次人丁自夫在
獄缺人侍奉痛哭悲號日夜不止竢然孤苦死無所依
臣欲守侍公姑則夫在監衣食斷絕不無失所是臣孝
於公姑而不義於其夫而夫婦之道乖矣臣欲舍公姑
而夫之衣食則公姑貧病飢寒將何所恃是臣義於夫婦

而不孝於公姑而子婦之義缺矣此臣於孝義不能兩
全得此夫彼所以與其苟全性命以偷生於一時不若
代夫之死以全孝義也何則臣夫既死夫之父母豈不
痛切肝腸憂傷致死夫之父母死臣為未亡人亦嘗與
之偕死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之也使臣而
死則不過一人之死耳而使夫得回故里待養父母子
以全孝於親親以養於其子父子怡愉享有天年之壽
是臣一人之命有以全三人生也此臣之死所以不
足惜也臣聞至誠可以感天地可以動神鬼臣蝼蟻雖
微而一念之誠惟天可表幸遇

聖明遭逢堯舜心即天地之心也德即好生之德也諒雷
霆無非意之怒知天地無終棄之才如蒙
聖慈伏望哀憐惻怛臣公姑老病飢寒之苦饒夫一死俾
得歸侍以全其父母之恩却將臣身斬首抵罪用彰
國家大義則夫不失其孝臣得全其義亦
陛下教天下以孝以義之心也豈特臣之幸甚臣之夫幸
甚臣之夫之父母幸甚哉臣激切至情干冒
天聽臣不勝恐懼戰慄待死之至緣係陳情乞恩代夫身
死事理具本親竇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成化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都饒死罷欽此

平淮碑

姚內史文粹載平淮碑黜韓錄段人多議之予觀其後
載石烈火之說則不足於幹明甚去取之際自有意在
非誤也

碧落碑

碧落碑凡數書載之咸以為不得事實吾丘衍學古編曰
按碑云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詳自高祖武德元年戊
寅至高宗咸亨三年庚午為五十三年敦詳午也自庚

午至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計二百一年舊云韓王元
嘉之子訓為母房氏立此碑元嘉乃高祖子然碑則刻
於咸亨三年庚午而釋之刻於二百年後乎世傳李陽
冰卧者三日陽冰與李杜同時人若是則此碑已久矣
又云道士書畢化鶴飛去比之寓言可也但不知鄭承
規奉何人之命而書釋文耳豈李訓時不果立而後子
孫始克立之歟鄭承規奉命之書一言為可疑豈即其
人之篆歟蓋此篆多奇恐人不解故併釋之耳九明按
宋吳相所著五摠志載其事云唐韓王元嘉守絳澤二
州其子黃公為妣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
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絳州者立于天尊之背在澤州者
立于佛龕之西絳之道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荆人
陳惟玉書然則碧落豈亦惟玉之筆歟石誌今又不見
不知文與書如何也雖澤碑亦不知為何人書然可以
見與絳碑同時並建定非咸通所補立也先公仕晉時
榻得此碑甚多石在絳州而澤無有矣近胡憲副謚脩
志載其目乃註云本謨書當或有所據抑誤以為李訓
書而又誤訓為謨

王郭殺妓

敦殺行酒美人見王愷傳為愷妓而世說以為石季倫

樂史作綠珠傳亦然未知孰是

揚尚書

吾鄉尚書晞顏先生楊公翥其先墓前有一石碑傾歌不穩一日田兒數輩聚戲其下共推碑碑遠仆群兒一時驚散守墓者奔告先生蓋恐先生怒豫為群兒家地先生遽去傷兒乎曰否先生曰幸矣可與兒家善護兒勿驚兒也

陳節婦

鄉先生檢討陳公繼幼而孤母節婦守義甚堅教公尤篤郡邑上其事于朝朝命巡按御史廉覆之御史既勘結得實微行其至鄰家樓上潛窺之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盃從之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而同灌地未畢節婦入內久之矣持茶二甌來檢討遠望見遽擲盃趨迎至前跪地兩手捧茶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嘆即以

上聞得准旌表門閭

片言折獄

聞之前輩說國初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既裝載民在舟待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商貨輜如此而子然一身僕猶不至地又僻寂圖之易耳遂急擠之水中携

其貲歸乃更請商家擊門問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妻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船則主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里地里聞之縣逮舟人及鄰訊之及覆卒無狀凡歷幾政莫決至此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語言何如也商妻曰夫去良久船家來叩門門未開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下船來言正此耳令屏婦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不須他證矣舟人譁曰何服也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即知其不在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也

唐宋金石

成化丁未八月常熟李墓人治地得古墓磚一塊極方正先瑩吾交邢艮文參究轉獲觀之將致之于家不諧而毀乃唐顧良輝墓銘赴月都玄敬穆又得一石于虎丘殿中之佛後石可二尺餘四周皆斲平如面則唐汝南周貞之誌也玄敬即輦歸之數日玄敬復聞花園村有舊石露在塵土函與史引之經吳子明燿趣步往觀則宋德壽宮使祝公端友之葬文也諸君遂取之以同姓故歸于元明兩月之內連得唐宋金石凡三亦奇事

也今錄三文于此顧詞曰唐故顧府君墓誌銘并序太和三年十一月八日英府君於黃卯舊塋禮也曾祖思緒祖迪父婁府君諱良輝字德光府君即胄子也性好幽居丘園順德抑強伸弱非公不 死時年五十有六茲年九月十五日遘疾終于私第有子四人長顧秀次顧 次顧康次顧芳並哀號泣血氣而息恐里巷移改勒塋為銘詞曰赳赳武夫雄雄氣色倏忽遷化幽魂莫測身沒名在嘆之何在周詞曰唐故周府君墓誌銘并序君諱貞字處廉汝南郡人也祖度父玩為代素尚介然清高心無宦情丘園養性君即父之第二子也君韞

生知而拔質稟夙植以崇因廣談八解之門高蹈四禪之域至哉好覺無得而稱焉何期積善無徵穢我賢哲以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寢疾終于私第享年五十有七嗚呼晷運不白泉扉闕景其年二月九日窆于郊西北九里武丘東山新塋禮也有息懷欽懷德等並陟岵纏哀趨庭絕訓昊天殞列扣地崩摧恐陵父遷移勒石以為銘記詞曰惟君敬法道俗規模五欲斯拔三軫齊丘其一秦山其頽而子安仰撫襯增悲惟神昭爽其二佳城見日石槨銘詞一扃此室萬古何之其三天道微昧誕育人倫死生有命訣軌無垠刊真礎方紀德庶陵谷

方不湮其文皆不著撰人名氏顧書予未見周書岑勵
若力劔聚列稍稍類李北海宮使之文則其子宗尹泣
血志也詞繁不錄已上原作一卷

啖執炙者

顧驃騎榮以炙啖執炙者卒賴以保身人知之然南史
陰鏗傳載鏗一事甚相類鏗與賓友飲見行觴者回酒
炙授之衆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
味非人情也及候景之亂鏗嘗為賊擒或救之獲免鏗
問乃前所行觴者也鏗在元公後豈用其故智耶柳延
壽之誤耶

武功伯賦何文淵

徐武功公在史館脩何尚書文淵事賦詩曰温州太守
重来歸昔何廉退今何違卻金館在已如掃掩月堂寒
空掩扉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夫忝秉
春秋筆不作諛詞作世譏

訊盜

成化中南郊事峻徹器失去一金餅一庖人執事餅所
咸謂其竊之無疑告捕繫獄拷掠不能堪竟誣伏索其
贓無以為對追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覓之不獲
猶繫之將斃焉俄真盜以餅繫金絲粥於市市人疑之

聞于官逮至則衛士也既竊之遽無以藏遂瘞于壇前
只挾取繫索耳官與俱去發地果得之乃密比庖人漫
言之虛相去纔數寸耳使前發稍廣咫尺則庖人齏粉
矣訊盜之難如此

身丁錢

沈君玉逸民漫抄有身丁錢辯云國民蘇州人戶編免
丁錢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二貫九百四十六文今無之
世言蘇秀身丁錢繇丁謂為三司使曰有請而除之按
真宗實錄祥符四年七月詔除兩浙福建等身丁錢凡
四十五萬四百貫文則非特二州而已當時謂實為三

司使而實錄不書其請吳人至今德謂像而祝之甚謹
為本幸進天下不聞其德而能此舉史氏不應沒人之
美如此是年八月謂言東封汾陰賜與億萬加以給復
諸路常租除免東南口筭皇澤寬大然有司慮費不給
上曰國家所貴澤及於民但敦本抑末節用愛人自富
足矣則知身丁之免決非謂所請無疑也范文正公亦
居吳父子背近世社稷臣所當百世祠祀歲時奉嘗之
反不如謂間閭之見固不足道而通官顯人亦從而神
之試可嘆也然謂狡險多智必嘗叨天子之恩而歸於
已既欺當世又欺後人惜不遇狄梁公輩一掃而清之

遂為三絕以曉郡人云云嘉熙間金壇王實齋遂端也
以法從典吳門因誅妖民徐與賢等遂親詣岳祠拘捕
不係祀典之神皆碎其像而沉于河觀謂亦在從祀之
列不勝其忿問典謁吏李祈云奸謂何得廟食於此祈
以昔曾奏免丁錢為對實齋一時信乃不加罰於謂使
幸免至寶祐間丁大全當國與謂同姓騷動天下吳門
泛糴三百萬乘皆以官誥折直為納齋揚祖奉行甚嚴
莫不切齒有士人李姓者入岳廟出語痛責大書一絕
焚於前曰實齋昔欲便加刑幸得全完土木身底事畧
無悛改意又教子孫害生民詩傳四方人皆發笑今兩
浙諸郡皆不納身丁錢者乃因韓平原秉政日奏請而
求除之民受其賜多矣而無一祀者元明按僧文瑩湘
山野錄云吳越舊式民間盡等丁壯錢以增賦典貧賈
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棄於襁褓或賣為僮妾至有提
携寄於釋老者真宗一切蠲免吳俗始蘇文瑩當時人
其言想得其實沈又反韓之不祀則佞胄豈賢於謂哉
蓋小人亦未必無一長可取也

晉元帝

晉元之生據本紀只云夏侯妃通小吏牛氏蓋其時牛
金已為宣王鳩死久矣後人皆云金生誤

晁錯張達

晁錯上奏更令諸侯皆疾錯錯父謂錯曰劉氏安而晁氏危矣宋苗傳既逼高宗碑位聞外兵將起乃憂恐朝帝其黨張達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小人不知君臣之義惟以安危相校視其君與己若鄰人之角勝負者今古一律甚可嘆也然猶能識其危而不能不為則亦何為而不改乎所謂小枉却小人做小人者要之至愚而已

魯狀元

永樂中魯狀元榮以俊才入翰林朝野聳望一日外邦貢使至絕能飲

上命左右覓善飲者館伴左右或舉下僚武弁

上曰堂堂朝廷豈無一大臣能飲者乎狀元聞之即自請於

上上問卿量幾何狀元曰只消待得此使過足矣不必盡臣量也

上悅令伴之連日痛飲使者大醉狀元殊無酣容使人媿赧事畢

上大喜謂狀元曰不論卿文學只酒量豈不當作我大明狀元耶賜酒甚厚

修史人李至剛

李至剛與修國史偶有事

上命罷去冠服只服士人衣巾每旦暮出入禁門門者詰
究至剛既不敢稱其職銜欲旦稱史官又冠服不相當
乃自稱為脩史人李至剛而至剛操鄉音史音如死時
館中諸公聞之大笑見之遂呼為羞死人李至剛

詠王少卿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聳觀
聽而其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項朝士遂
為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
前面口鬚多有使回問京師新事或誦此詩問為誰其

人遠曰此王少卿也

茂面事際

今吳人呼素昧平生者曰阻面不相識陌恐是茂字即
左傳所謂著吾見茂之面之語耳又稱事務按南史王
晏專權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惡之謂事際謂二字
恐出此

盛寅先生

鄉先生盛起東寅嘗夜夢有人寄椒於家父矣急欲椒
遂私發而用之既覺深自咎曰豈無平日義心不明以
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李壇

子嘗得一故牒中有題李郡王山東事迹因節述於此
景定壬戌二月三日離漣水西海東海及僉軍五萬餘
人入裏二十七日抵濟南府三月五日小捷於清河四
月三日受圍離城三十里開河築城凡三河三城而圍
起 路人馬高麗國兵亦來自圍後城中常有白唇氣
觀者以為白蛇精史天澤把總丞相差人於東平取開
山人來開山人者郎吾國捕蛇之人一見其氣謂是白
蛇精未食血若食血了難收今則用百日捕得此蛇城
郭陷可活得李行首及於白氣之方掘一土穴收禁蛇
於其內早夜繞城吹牛角呪之大蛇不出小蛇出小蛇
不出大蛇出至六日半間其白氣騰空而去自是李郡
王似失精采日復昏况雖軍伍不齊將士作亂以致絕
糧俱不能曉甚至截屋截草拌言而詞馬已而亦無相
將食人七月十三日結陣而出人已無力復彼殺入由
是諸軍間有出投拜者云昨夢天文見王兵敗郡王曰
俺每也無理會自是曰逐兵出投拜十八日子出投拜
十九夜一鼓有大星墜子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壇死
于此於是坐於庭中以鑷摘去長髭二十日早分付衆
人出各討路去王下小舟入海口投於水止及其腰有

一老子姓黃曰相公為天下不平做出此事何故自損
引而登岸至孟權府千戶治所密報張相公差人縛出
嚴相公首問曰此是何等做作王荅曰你每與我相約
却又不來嚴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問之曰何不投拜
不荅又問曰忽必烈有甚虧你處王曰你有文書約俺
起兵何故皆盟史喚黃眼回回作去兩臂次除兩足開
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斬首令其子提其首以下山東諸
郡王有子六人長曰崇山次齊山南山乃王夫人生嫡
子封平州總管鳳山乃搭察兒妹生牛山景俱在崇山
為忽必烈取去鳳山為搭察國王取去李王之死身無
滴血惟是黃膿漿尸無繩蚋亦可恠也其受圍之曰作
水龍吟一詞曰腰力怕首從軍成接獨倚閑疑眺中原
氣象孤居兔穴暮煙殘照投筆書懷枕戈待旦隴西年
少嘆光陰掣電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調 世變滄海
成田柰群生幾番驚擾干戈爛熳無時休息憑謳掃眼
底山河腦中事業一生長嘯太平時相將近也穩穩首
平燕趙

奸獄

蘇之嘉定有民家將嫁女呼大詔

吳俗呼樞
工為待詔

徐達為女

開面達見女貌美因謀為男家喜筵茶酒

供事人
之稱

至嘉

會日達相事未終輒不辭而去約同黨惡少期共竊女
昏時壁惡少于後墉外達復入供事至入更乘女獨在
室遂突入急負女於背奔至後垣開門以女授惡少復
閉門入家內公出前門而去乃往會惡少同挾女去如
飛女羞懼不能聲喚也俄而男家失新婦方共駭訝莫
究有點蒼頭稟家長茶酒素亡賴且曰問見其睥睨新
人殊似有姦慝况兩度不辭而去正可疑也女父母亦
言達開面事成以為是其所為即同入後巷追之後巷
甚永而一途無他岐惡少見追急棄女而逸達獨持之
行然無計以脫之適道旁有井遂擠其中既而追及達
就執問之不荅待旦送於縣達建惡少來惡少供吐如
達詞舅姑或謂事由父母又逮灼人及兩家隣皆無可
言於是縣官與女父母翁姑壻達惡少媒隣咸迷惑無
所決榜示屍親父之境無証者乃姑釋諸連坐羈於外
獨繫達與惡少数加拷掠終無伏居年餘一日縣官方
到治達忽開封之其縣失解至二囚一男一女也達見
之大駭號叫父妹女所在此真是也鬼耶官速前問之
乃始得其實蓋方女入井脊不死女大呼求救而諸人
得達於半路只自擁之而回喧哄間不聞井中之聲也
將曉始有二男子過井旁乃開封人同商於松而歸者

聞女聲視之趣因議使一人下井一人以布接而出既出接者視之美女也因遽起惡念彼商獨與偕又其貨甚厚今因而戕之誰則知者顧獨得美婦兼其貨非計耶遂以甄石亂投之商斃焉即官所出疑屍也商得女問知其故謂曰汝第隨我去我家開封畱室當汝事我為妾吾家叩汝第言蘇人之嫁為妾者不然問口即死不死亦不能還故鄉也女惧而從之既至家彼商來問商第言分手於蘇州女如商戒相處頗善而商故妻悍甚毒女百端女絕不能當一日商出女計諸鄰嫗鄰嫗曰若固無罪特從誘脅而來今爾何苦自忍因道之奔訴於官於是建商同女解來審驗耳嘉定令聞之大嘆息速回文正商誅於其縣而減達死并正惡少之辜歸於其夫云

南京姦僧

諸民唯緇徒不可盡察大姦賤多橐其間予聞之多矣頃聞南京一賊尤可惡京城外僻地有一婦人探親獨行一僧遙尾以去至迥寂處乃迫婦人調之始以好語不從繼一財賄又不從又繼以威脅出口憾之婦懼而從焉既復謂婦曰我欲爾雙乳觀即推仆篋中捉生其体取囊間利刀割取雙乳頭箴裹而去婦痛絕而蘇

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婦仰卧道旁口不能言第舉手指
腦乳間又指賊所去路官知其故亟追之不遠獲焉乃
以伏法問其割乳之故乃是將以為煉指之用蓋割乳
頭之皮包於指上復加藥件和牢然後燒之則內肉了
不痛也予謂凡撚指煉頂刺血之類必皆有術而此事
亦可備訊鞠之一知也

閔千戶開弓

徐勇說向在湖襄謁錢太守于舟中錢說此有閔千戶
開弓試坐召觀之乃覓之求身長七八尺偉男子也錢
命取四弓與之閔一一取張之視其強弱取一強者兼
一弱者兩分之令力均乃以兩手各握雙弧以帛裹四
弦之中橫看口內銜帛弦而兩手捷弓開背滿焉閔自
云為雲長之後

義虎傳

弘治初予得義虎事為作傳文曰荆溪有二人髫卯交
壯而貧富不同窈子以故晏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
且艷富于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窈告以不能
故富子曰故知也某山某甲豐於又乏主計吏覓久矣
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為若策之耶窈感謝富子即
其舟費并載非艷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固米嘗夙語

彼彼突見若夫得無少杵乎一杵且不可得復進留而
內守舟先容為謂也窈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
惡溪林中窈胼胝破碎血出被蹶踵不已至極寂處乃
窺而委之地出腰鉞斫之窈墮絕父子不審謂死矣哭
下山謂艷者若夫君啣於虎行若之何婦唯哭富子又
謂言哭無為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耳婦亦從
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檢惡溪林中至極寂處
擁而求淫之婦未荅忽真虎出叢柯間咆哮奮齒富子
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
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而哭倏見一人步于旁問

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告之官得歸爾舟在彼道之
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為計俄而山中又一人
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歟亦疑婦當為
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携大慟而
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
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若若死若固不死固報賊賊
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哉於是更悲而慰更哭
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謀恃何義哉已乃以
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
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禾若此快也故

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戲語得婦

蔣寔餘杭人嘗與二客自遠歸至諸暨村間遇晚遙望大莊宅即趨之宅掩雙扉內悄無人聲三人者置裝小憇俄忽雨作衆意甚不佳將顧門內欲直入二客不可將言何傷乎此言婦翁家二人笑止之門忽啞然而開一叟出揖客曰適聞客言頗無狀誰耶二人遜謝蔣面發赤不能仰視叟覺之乃特肅二客入曰請即寒居避雨此即既去云乃吾壻耳禮不可與客等可立俟於門二人不能違姑從之叟遂閉門至堂揖坐二客通姓名

叟曰老夫陶某也暄涼罷復咎蔣曰人孰無顛沛途旅間不謹如此豈周身之道耶二客又為遜謝迨夜命酒勞客竟不邀蔣蔣栖栖獨倚雨廉殊不堪也俄雨止月稍出蔣蔣自行覓旅客時將一更向盡方起行忽聞門內暗中低語勿行有物在此少待特之去也蔣諾念此必二君既厚得共享乃復竊主人物乎良久墻頭擲出二裘將取視皆女餅飲器俱黃白也速負之行不久又見墻頭墜物聲回顧則二人耳昏黑不能辨又念此為二客竊逸無疑急復開襍取金匿懷袖間仍負裘疾走二人尾之然不近黎明回視乃一婦人及青衣耳蔣大

驚駐問之婦亦驚既而曰姑妬君旅邸言之蔣即挽與去入一館密扣之婦曰我主人女也初許嫁某令且日矣我不願歸嘗屬意於一姻家即期今夕竊而逃我伺之不至忽聞父入內喧言門客妄語云云我計為私郎的矣亟收并少貲貨擲而踰垣慮為人覺故不近君今業如此即應給事君耳餘固不容計矣蔣於是待二友徑携之還家給家人以娶之途婦入門甚賢能為蔣生一子已而思其父母不置謂曰始吾將不愿從瞽夫故瀆禮至此今則思親不能一刻亡迨病矣柰何然父母愛我甚脫使之知當亦不多譴君弑圖之蔣因謀于

一友其人報當為君効委曲乃至叟所為商人貿易者事竟叟歎客縱談客邑中事客言二三年前于杭有一客商而歸道里問以片言得一婦翁仙色人也翁寧如之手叟曰知其姓耶曰聞之陶氏也翁懼又然曰得非吾女乎客復說其名歲容貌了悉叟曰真吾女矣客曰欲見之歟曰固也叟妻王媪屏後奔出哭告客吾夫婦生只此女自失之始無以為生客誠能見吾女傾半產謝客耳客曰翁媪固欲見乃得無難若壻乎叟曰苟見之慶幸不遑尚何杵情為客曰然則請丈人偕行矣叟與俱去既相見相持大慟載之以歸母女哭絕分此生

無復開形迹誰復知有今日哉塔扣頭謝罪共述往語
叟曰天使子為此言真前定也何咎之有遂大召族里
晏會成禮厚賞遣歸之後禮客為媒遣既甚夥云事在
成化間

下西洋

永樂中遣官軍下西洋者屢當時使人有著瀛涯一覽
及星槎勝覽二書以記異聞矣今得宣德中一事漫記
其際

題本 文多不錄

人數 官校旗軍火長舡工班碗手通事辦事書算手醫

士鐵猫未稔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二萬七千五
百五十員名

里程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六日龍灣開船 十日到徐

山打圍 二十日出附子門 二十一日到劉家港

六年二月十六日到長樂港 十一月十二日到福斗

山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門 行十日 二十四日到占城

七年正月十一日開船 行二十日 二月六日到爪哇 斯

馬 六月十六日開船 行十日 二十七日到舊港 七

月一日開船 行七日 八日到滿加刺 八月八日開船

行 十八日到蘇門答刺 十月十日開船 行三十日

十一月六日到錫蘭別羅十日開船行九十八日

到古里二十三日開船行三十十二月二十六日

到魯乙忽謨斯八年二月十八日開船回洋行二十

三月十一日到古里二十日大船船回洋行十四

月六日到蘇門答刺十二日開船行九二十日到

滿加刺五月十日回到崑崙洋二十三日赤坎

二十六日到占城六月一日開船行二三日到外

羅山九日見南澳山十日晚望見即回山六月

十四日到崎頭洋十五日到碗碟山曲一日過大小

赤二十日進太倉後程七月六日到京十一月

閔賜漿衣寶鈔

船號 如清和惠康長寧安濟清遠之類又有數序一二

等號

船名 大小槽二八槽之類

天象

下洋兵鄧老謂予言向歷諸國唯地上之物有異耳其
天象大小遠近頭晦之類雖極遠國視之一切與中國
無異予因此益知舊二十八舍分隸中國之九州者為

謬也

程南雲

宣德中尚寶少卿程南雲甚寵狎嘗在禁中

上令左右引一虎躡其所處廬旁室中而闔其門不令南雲知之乃遽召南雲南雲起出至虎生前門忽虎突出正與過南雲驚踞號呼久始定

虎乃云牙爪不傷人

上大笑更有壓驚之賜盖用為戲弄如此

逸詩

今世傳逸詩一首云寥落東南四十秋而今霜雪已盈頭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詞旨殊悽愴也

尤六十王昌四

予觀角力記所載勇力者甚多中如惡新婦以指畫山石入指痕殆尺寸又唐閔史載辛謹持鬪牛之角而劈之牛身遂兩嘗怪以為近誕近聞國初有尤六十者則前言可信六十南不人父以六十歲生之因名六十絕有力遂或不識與競六十不怒更好為哥且來遂其襟衫至廊簷以手拔起廊柱引敵壓其下人懇告之乃復舉柱出衣其他如此甚多當時稱勇者無不畏服又近成化中有王昌四者力尤大予嘗得之今錄曰義與人王昌四有奇力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妻駕之昌一

奮土去數尺或抵騰騰為之動嘗饒運昌肩舟之桅而
擔焉前後僅十鍾達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
昌曰若欲以衆懾我耶雖百人胡能為衆恚集鄰船得
百許人爭欲擊昌昌檣檣拂左右左右及拂者無弗溺
者昌山行見蛇蚺紛然起叢薄間眠之有巨蛇長殆十
尋昌走不竟蛇蛇將尾而寘之口昌怒捉蛇尾振之舉
擲空中連地死途間縛虎者持鎗戟來昌弱其具都折
而置之拔巨竹削其端使廣甚水以和之火以堅之方
俯倭治竹未就虎哭王後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檣虎
兩膊而交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擲踰其

背後樹抄斃焉昌或久虛其力輒手足撼掉不自休速
奔山中推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提頑石行百匝兩無為
於室則索絢如杵數十丈寸寸指斷之力稍解云昌有
女力肖其父陸有脩監舟衆莫致之水造昌廬命昌昌病
命女女往辟入獨盪舟手反舟舟在水矣昌行四人以
行連其名呼曰昌四讚詩不錄觀此不則孟賁烏獲又風斯
下矣今朝制選將軍謂直殿者號身力相應以長八尺
西司有木架高八尺選擔吾百斤執行殿庭二匝為合
者立其旁與之齊則是

格

弄

今人呼屋下小巷為弄按南史蕭諶接鬱林王出至延
德殿西弄弒之丁度集韻弄屢也屏也又作屏蓋即今
稱耳字又出街字

俗又乎弄
唐唐亦洛

娼窳

吳邑人朱生宣德中商於胡襄泊舟官河下其旁四方
客雲集娼船附馬一日忽傳名妓新王二者至矣衆觀
出觀至則果艷姬也與一優偕來其船比朱生之舟既
數日凡生言笑動作娼罔不察察有眷眷意數以言挑
生生亦漫應之一日生登岸獨留一僕在娼了移船就
僕察問主之年里性度及其家族生計以及妻之怒悍
子之多寡極悉僕一一告之乃去迨生還僕陳具狀生
亦不為意明日晚娼視生在舟使優邀生飲又潛告生
曰君但言延我入舟則可我欲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娼
既入生舟飲間戚戚無歡容生數懇勸之娼亦漠然不
領情其歌亦不肯俄先去卧榻上生曰小娘子既辱臨
近何不開意為歡乎娼曰我自不耐煩君勿纏綿也生
有新衫在榻娼取碎裂之生亦無愠容惟心念風塵驕
賤不足介意酒罷就寢中夜問之娼顧旁舟無覺者乃
依語生曰我有窳欲圖之人久不獲曰者吾察君久似
見君有心人故輒自求近凡君身家我固悉之矣獨不

見性度適裂衫乃試君度我用意精如此不知君有此
力量否若果能擔負則我事乃濟而君亦不為無益也
生曰吾素負義俠豈不能庇一婦人乎潜然曰我非娼
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以公錯調湖廣之襄陽衛挈家
以行至江中舟人王賊乘父醉擠之江并母死焉僮僕
悉盡以我色獨留犯之呼為妾為父貲素豐賊厚載欲
商於他不幾日復為盜劫吾賤僅免死吾家貲仍空焉
賤欲歸以有我不可進退維谷遂以身畔餘貲買小舟
使我學歌舞為京娼而來此君能復吾仇於官終身事
君為妾侍耳因出父文牘示生生慷慨許諾翌曰優來

曰二姐未起乎生大言曰賊賊不知死所復覓二姐乎
優知事瀉隨往語自投于水生遂持娼歸家娼卒老焉
近時人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有之非所重也予嘗謂為人如蘇文
忠則見莫不知東坡為人如朱考亭則蒙雅莫能識晦
菴鬼鎖之人何必妄自標榜近世士大夫名實稱者因
多矣其他蓋雖農夫亦然自餘閭市村曲細夫未嘗無
別號者而其所稱非庸淺則狂怪又重可笑蘭桂泉石
之類此據彼占所謂一座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
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噫愚矣

哉至于近者則婦人亦有之又傳江西一令嘗訊盜盜
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
者一號耳則知今日則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可
時可便

前聞記卷中

野記卷一

勾吳祝允明纂

允明幼存內外二祖之懷膝長侍婦翁之杖几師
門交席崇論爍聞洋洋乎盈耳矣坐忘無勇弗即
條述新故溷仍文益述落北暇因慨然追記胸臆
獲之輒書大槩網一已漏九矣或衆所通識部具
它策無更綴陳焉蓋孔子曰質則野文則史余放
是亡所簡校焉小大粹雜錯然亡必可勸懲焉也
大畧意不欲侵於史焉尔辛未歲暨望在家筆完
韓林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焉穿箭漸肆劫殺有徒

既繫乃嘯亂稱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

皇祖皇祖初亦與共事謂劉應使除之乎基云不足為祠他偽息燭時彼應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太祖從之韓果先殄

郭某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元李見王氣在東南徧游閩廣江黃間久亡所遇乃北涉淮泗入塗山之境得之矣遂止不行假五行命祿求諸陶漁中大姓某令觀其家人數輩悉貴人命也後及一女郭曰公家之貴悉繇此女矣主人曰是女雙瞽復無

聘者奚以貴焉哉郭曰非若而所知今吾未娶誠能婦之邪主人幸甚就館焉生四男一即滁陽王也亡幾天下大亂王糾旅已衆

皇祖亦婦之王配以女即孝慈也王分兵授

皇祖往守某地時與王同起有甲乙兩軍王從甲軍飲甲將除王因徒席漸遠王從兵已隔即執之

皇祖聞變馳授王得脫而出皇祖被執王速遣中山王達往質易不上婦父之兩軍復連和中山亦全

而已

上悉有滁陽之衆王後伏劍而死

滁陽王碑以郭馬曹州人

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寘之一筭箸
有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筭筭聖躬既而

上持魚還舍啓筭箸已失其五知陳竊矣往問之陳
諱匿上欲毆之陳笑出以還上及

上即位一日阿劉誠意吾享位幾何年劉曰聖壽亡
疆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又其間五歲假者

上忽思竊魚事以其數符也立召陳至將殺之

上問若頗憶與吾周旋否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
事上曰吾忘之為何地陳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烏有此陳曰臣嘗於此罾烏龍故云爾

上見其對以烏畏懼頗謂稱旨因曰汝欲為官乎陳

叩頭謝上曰可以為戶部江西司郎中時錢後

山積此司陳居三四年竟以墨誅追後洪武之記

果符其數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之於南昌北長舉措

請詭人莫能識常趨官府白願有言問何言曰告

太平

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還顛謁於東門

上至京師三月顛復謁上問來何為曰告太平

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首詞

上厭之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飲極多終不醉擬
遂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亡耳乃
命覆以巨石積薪燬之火熄啓正坐晏然乃令
出既復燬之顛猶故也後益加薪爇之迫啓烟
凝正底顛若瞑微撼其首即醒然起乃令居蔣山
寺轉益狂肆目撓競鬚良不堪月餘僧白
上言其異嘗與沙弥爭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使命駕幸視之顛迎謁上飯于翠微亭命盛饌
召之待食既而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為清齋
僧因悶顛空室水米不入口日遣問如故旬有三

日 上又自往令諭之吾來為若開齋令諸將校
先饋之衆爭進酒進饌顛一一食之甚多既悉吐
去伺 上命至待食安舒爇之酒太多亦似有酣
態乃趨出先行伺 上還伏於道右上至顛以手
畫地為圈顛謂 上曰你打破箇桶作音箇桶
已而王師徇九江

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好嘗上曰被已稱帝今欲
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爇之端首正容握手曰
上面無他底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

士揮繫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
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
舟行不三里風起既而迅飈猛作倏忽達小孤曰
上諭衆聞顛言輒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顛曰水
恠見前行損人多

上聞之怒令持顛去投之江久之衆與偕來
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頰擲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
食罷顛整容飾衣若遠行狀趨出近

上前曲腰伸頸謂

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

知所之及上彭蠡戰後宿師江

上命訪之廬山其地極寂惟太平宮側一民居草莽中
言項忽有一人脊而頰來語曰好了我告太平來
了你為民者用心耕田因止此舍不食半月乃深
入匡廬今不知所在

上既定天下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脚僧詣闕自言名
竟頭頃於匡廬深壑中一老人使我來謁
大明天子有言當面啓殿庭儀禮司問其何說但云
言國祚事比奏上恐惑衆不令見赤脚守闕下
四年乃辭去云將復往匡廬上竟不見御製詩

三偏與之令行後三年

上因使使令問赤脚曾見向老人否對以不見又四

年上不豫外奏赤脚為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

遣送藥至上初不令見既而引入赤脚進所持

藥一曰温良藥两片一曰温良石一顆其方用金

盆子盛之磨藥注金酸子一服當好

上服之至暮胸次撼掣其夕即安已而聖體日康勝

倍養精神靈膚乃日服之三似聞菖蒲香而酸底

凝丹砂紅彩迥異赤脚且云某所居去岩五更天

池寺中有徐道人者來見某言嘗在竹林寺見詩

可往視之因與偕往見天眼坐寺中少頃一人披

草衣入某扣天眼天眼曰此周顛也即今

上所徇者因問詩何在顛曰已書石上視之果有二

首乃天眼與顛各為之

後竟不得其所終

上自掣顛傳命詹希原書碑

在天池寺中又有祭天眼周顛徐道人赤脚僧詩皆

不及錄或云道士初進藥上未見俄而召之亡

矣上遣行人走江州令三司索之三司與行人

詩語粗拙大畧頌上功德亦不審其所謂今不錄其

詩語粗拙大畧頌上功德亦不審其所謂今不錄其

偕入匡廬至廬山觀且漠然無為計前道士忽至
語行人周在竹林寺與天眼道者較其尊之去果

見顛與一道士流奕行人致朝命顛殊不雀良久
行人屢請之顛令入寺姑游觀行人入見殿堂庭
廡甚弘麗漫循廊行且觀廊左右對列室中各有
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都旌幢供設殫具
充扃主者咸踞座啓門治事通二十八室獨其一
局鑄中無人焉一巨虺據席地微有流血而問顛
顛曰若既見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迺為
人世主汝主方御宇故虛室疾故血然而起行矣
聖壽無疆行人曰固尔然將以何語復
皇命苟無驗吾罪且死顛乃賦詩一章昇之曰

上覽此當信也又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雇寺亡
有也遂以二詩進 上覽之皆淺近語亦不知何
所指意 上心知之俄而疾愈此與傳少異
高皇嚴朽索之志每夕膳後露坐禁苑玩察天象有
時達旦不安寐 上善推測於天心亡不洞然
高皇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陰隲下民二簡
蔡沈注誤嘗問群臣七政左旋然乎荅祿與權仍
以未燾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少置步覽焉可循儒生腐
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士劉三吾等改

止焉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凡前元科舉尚書
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繆謂日月
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焉不然夫日月五星
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
其太陰與五星照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
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
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
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
右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為順行左旋為
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
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革止有
誤方來今後學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
十月之交注文為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
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下民乃
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者
何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谷結實立烝民之命此
天之陰隲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
明五刑而弼教保護和洽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
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厥居事
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

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
依此說 高皇凡得封疏即令左右疏節其事粘
之壁甲乙治之裁斷如流壁帖一日數易

高皇語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紉後宮垣壁屏障多繪

耕織像焉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

異急且饌與交歡酒酣聽 上備陳天表之異已

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

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

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從渡江協孝慈以肇家孝

慈崩嘗攝六宮事號皇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癸

卯歲八月高皇授尚書南昌兵駐鄱陽彭蠡胡亥

諒以巨艦連鑣為陳旗旌樓櫓如山我舟師小怯

於仰攻 上不悅執棋四麾右師小卻

上遽命斬長而下十余人猶不止郭威襄公英請以

火攻 上命常開平遇郭宣武子帥眾以輕舩載

火縱焚敵船燒溺友諒敗走鞬山旬餘復來戰開

平還用前法燒之友諒蹙迫啓牕顧視宣武遽射

之矢貫其顛及睛而死

高帝平偽周先有榜諭曰

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

予聞伐罪勅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
轅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
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迺觀有元之末主居深
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
讐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為慮方添冗官又
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
苦聲聞於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
誕酷信彌勒之真有異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為燒
香之黨根據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
焚蕩城廓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

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畧無功效愈愈見猖獗
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傍觀熟慮
乘勢而起或假元氏之名或托香軍為號或以孤
兵自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
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
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
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
稱號據土上游爰與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
首父子兄弟面縛輿襯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
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

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輿則首聚亮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叅政趙璉因其孫偽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搗其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於元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綱紀陸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皇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提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至殲厥渠魁賫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遇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寮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為主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

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百
千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
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
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
准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敬依令旨事意施行所
有榜文須議出給者龍飛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日本判官許士傑齋到
張九四之敗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吳人猶呼
賣友者為李司徒皇祖始見伯昇命勞以酒花
綵迎賞於京城三日卻取對九四斬之呂珍為
張士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米克珍有材畧善戰嘗以牛革囊兵宵
濟以襲我師每戰令戰士及城中人為歌高噪以
詬胡公馮王冕元章不肯以珍詣我軍獻策攻之
然亦弗克既而竟不能支降乃泯之今越人有其
書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分命諸王帥兵巡
邊遠涉不毛拔獫而還謂之肅清沙漠歲以為常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二十四人公六人曰李善長
韓徐達魏常茂鄒李文忠曹馮勝宋鄧愈魏侯二
十人湯和中唐勝宗延陸仲亨吉周德興江華雲
龍淮顧時寧耿炳文長陳德臨郭子興昌王忠原

六鄭遇春陝費聚平吳良江吳貞清趙庸南廖永

忠慶德俞通原南華高廣康鐸新朱亮祖永傳文德

川穎胡均美豫韓政平黃彬祖曹良臣宣梅思祖南

陸聚河先是受封而已沒者六人曰馮國用鄆國

常遇春鄆國耿君用張吳廖永安燧國俞通海魏

公沐英西平及後十七年又定功臣次第與前稍

異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魏國公徐達曹

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

和長興侯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簿

書而聽指示者一人韓國公李善長以義氣而封

者三人曰宋陽侯鄭遇春六安侯王志原平涼侯

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

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德興鞏昌侯郭

子興南雍侯趙雍安慶仇成崇山侯李新南安侯

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靖海侯吳貞東

勝侯汪興祖普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驪軸侯朱

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

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者

十五人曰穎國公傅文德涼國公藍玉靖寧侯葉

升會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景川侯

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宣德
侯金朝興永成侯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冀
永嘉侯朱亮祖因文功而封者四人曰開國公常
昇靳春侯康鐸金寧侯孫恪自己功又西涼侯獬
璵持兵負困於兩間可現望而不現望來歸者七
人曰東平侯朝政宣寧侯曹良崇陽侯楊璟河南
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
均美共三十七人後於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
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
告天下

上口詔幾四千言其始言前代君臣相負者可為哀
痛憤恨因推開國元勳之名起於湯武之後非因
推讓而有故堯舜禹無之次述受命之由輔興之
功至於偃華夏之兵奠安鬼神安人民於大地以
至武則催堅撫順卧雪眠霜任金革而死者中山
開平等文則剽繁治劇無缺公用輯和將士無有
怨嗟若李韓公前後封以五等而善長心謀不軌
黨比胡陳其弟李四告變善長不言既貸其族誅
之罪至二十三年京民為逆僂其半遷之化外善
長復情免其黨數人於是始正其辟而備述前後

功臣為逆之由以見非朕不能保全功臣而害舊人也自洪武十三年四月前後胡黨事竟內有謀逆不仁者濟寧侯顧時等十四人亂宮者豫章侯胡均美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二人以無符檀驛降發代縣捕寇期年不獲責禁火之復爵遂反吉安侯自十七歲為亂兵所掠衣食不給父母兄弟俱無潛處草莽手持一把裹麥并許見朕朕曰從行乎曰從自從至今三十九年前二十一年無事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反已十八年非象奴所覓朕畧不知但見其居貴位而無雍和之色默默然各帶憂容今既事竟乃知前日之態果有意焉

臨江侯陳德為征西匿頭匹而有餓賊死軍數千責之而怒遂反

平涼侯費聚為命往姑蘇辦軍民之雜居毋使軍擾民特令軍匝城而居便於守禦於是平陽侯隨胡陳之計奏雜居者胡也及其清軍民之時又奏平涼傷民朕憑其奏怒無用而置青之遂反
小淮安侯華中已死不知其反之由
六安侯王志原已死不知其反之由

崇陽侯楊璟先於鳳陽太平浙江口茅岡潞州九
五次敗兵不下數萬未嘗責之至攻瞿塘又陷軍
五千餘閔猶不平責而後怒遂反焉責非終責反
亦反矣

永嘉侯朱亮祖本元之義旅江東寧謐亮祖等十
餘雄首渡江東馬始溪之民窘之適朕兵渡江亮
祖意在且得從容往往遣人詣軍門假勢少得從
容及兵師陷宣城威鎮郡縣反我而自焉數遣將
捕累彼比軍死者前後七千餘後朕往援寧國而
獲之謂曰前曰反今日如何曰殺則殺矣存則損
軀以報由是鞭三五而義其壯存之果能累善戰
而致封侯本粗鹵之徒焉故所惑今與之反耳其
由不知

汝南侯梅思祖本元義旅反元而從亂被王總兵
廓擴帖木兒醢其父及弟數人從劉太保棄劉太
保而從張九四而來歸我被張九四凌遲其弟數
人今在我朝又造反身雖病故事覺於家奴族滅
弟姪子孫但存其婦女耳
河南侯陸聚馬胡陳所誘於朝廷禮無欠
宜春侯黃彬馬胡陳所誘於朝廷禮無欠

宣德侯金朝興為都督時為胡陳所誘於朝廷禮
無欠

韓國公李善長嗚呼善長初為吏當郡雄鼎沸時
挈家奔走草莽顧命之不暇雖欲往而無方及朕
所在善長挈家詣軍門俯伏告曰有天下有日矣
朕與語見其聰敏時善長年四十朕二十七語甚
相契後慮其反與之詞曰吾現諸雄或數月或數
旬或期時之餘興雜疊與廢之疊廢察其所以皆
文吏之所為何也多擾少實生事害民幹旋亂推
之機或財貨或酒色或左使難讎損下故尔今尔

與吾行軍將之得失公與我言待吾自知但掌簿
書而已誓後善長能謹固自守自相從至於成帝
業諸謀不舉合行之事切於彼者責任在焉善長
柔奸深密諸務並不為言直伺朕發端而後行此
其所以奸深也初不知之今事覺於二十七年已
被謾二十八年矣蓋允待朕發端不以是否善惡
惟命是從何事不成倘有過失端原在我而不在
彼二十八年皆若是也何其深哉天地神明照鑒
發露豈偶然哉安有若是之為居上公以應天道
而理陰陽者邪

豫章侯胡美長女入宮貴居妃位本人二次入亂宮禁初被闖入賺入明知不可次又復入且本人未入之先闖入已將已將其小婿并二子宮中略行二年餘洪武十七年事竟子誓刑死本人賜以自盡殺身亡家姓氏俱沒都督五人毛讓於顯陳方亮三人及由皆胡陳所誘於朝廷禮無欠耿忠於琥珀顯男二人先在寧夏任指揮明聽胡陳之命將囚軍封績迺送出境往堪地理通報消息後大軍克破胡營獲績窮問所以二人反情遂露之

劉誠意屢白上汪廣洋不堪相胡惟庸必亂政上未見從劉屢乞歸文而得請且有密令旨察其鄉有利病於民社者潛入奏括有淡洋斥而不鹵豪莫數輩即之焉場竈私煮海販利聚焉大寇益肆劫掠劉疏其事請建巡檢司其地而藉其莫焉醜丁令子尚寶璉上之

上納其奏遣璉歸將見施行惟庸輩聞之怒謂中外章牘悉由中書劉雖勲舊既已休闡不應私有陳請且安得不入政府而徑徹宸覽於言

上請究其事且請璉付法司上曰朕已遣之矣海

莫知之相結焉計通於惟庸走闕下言劉某善相
地以此土踞山面海有王氣構圖欲空民居假以
立公署而規攘焉已則有將居之以當異符且其
地本不可為巡司

上下之有司惟庸等因請加以重辟

上不報久之為手書諭劉歷言古之君子保身之福
作孽之禍及君臣相待之義詞甚詳末言念卿功

姑奪其祿而存其爵

先是劉雖間居尤給祿

劉得書即詣闕

謝息訖遂居京師不敢歸又始求賜還

上已洞釋前疑從之復手書愈之語極尊隆方以周

公劉歸未幾而卒又御史中丞徐節言基以遇毒

死廣洋宜知狀

上召問廣洋廣洋對無之

上怒以為欺罔貶之則誠意之歿未得其實也

汪廣洋為中書左丞為揚憲嗾御史劉炳劾貶海南

憲誅召拜右丞封忠勤伯後復謫復相寵遇殊渥

皇又以知惟庸之逆而不言又引進夷使不時繼又

為節言之遂仍謫海南甫出國門又賜賴切責廣

洋懼遂自經

劉誠意初仕元方谷珍兵起劉疏請勿受其朝當舉

兵伐之谷珍納賄元主及權倖朝命貫其罪應僭
竊名號儀物就令有之且誦劉於紹興海濱谷珍
將甘心焉劉遷欲自盡其僕勸止之無何遂歸
皇祖問功臣廟正殿初有劉誠意
文皇去之未審果否今七人徐常李鄧及湯馮沐也
功臣廟祀饅頭撤之散給衛士以激動也日徐一
高帝始造鈔累不就一夕焚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
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為之邪 高后曰
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肝也
太祖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大學積課簿搗而為之果

成遂令歲輸上方

今太學季納課業簿云給軍衛糊為砲倣書給光祿
為麵囊造鈔事想行於國初耳 鈔法既行

上命

皇太子專董其事時偽造甚衆比有得者一驗即知
真偽蓋其機識在二印偽者不知
太祖築京城用石炭秣粥餵其外時出閱視監掌者
以丈尺分治
上任意指一處繫視皆純白色或稍雜泥壤即築築
者於垣中斯金湯之固也 懿文太子以洪武二

十五年夏薨將停群祀禮部議當如宋制從之

洪武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

民所服四帶巾未及善復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

皂隸伶人如初所定以異其式二十四年五月又

諭禮部右侍郎張智等恁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

樣製再申明整理智奏先為軟巾制度已嘗欽定

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糊裹竹絲

漆布混同造賣有平制請申禁違者論如法舊傳太祖

召楊惟禎惟禎戴此巾以見太祖問何中對曰四方平

定巾上悅令士庶依其制且用其名或又謂有

司初進樣方直其頂上以手按之偃向後正如

國初諸司官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便令正席民服

蒞政故有平巾祭酒等稱或有過稍輕罰去冠帶

此法今猶用之孝慈嘗幸太學遂賜監生家人

漿粉錢後以孝慈崩諸婦詹舍人希原書殿公署

榜取為寓太學集賢門門字右文稍鈎其末

上曰吾方欲集賢希原欲閉門塞吾賢路邪以此殺

之

太祖命有司造成均士人肆習案座以獨木堅厚曰

秀才頑母敗吾案太學初成上幸現怒某處侈費命薤督造部官于殿臺下頃成化

間有廣士入監潛英其旁云是厥祖也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一日

丁未洪武七年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禮

部太常翰林集議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

唐來皆不明言始祖所出已不可行今國家既追

尊四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遽舉事乃寢

國初諸司所進表箋皆如往代撰製後

上以其文多犯嫌忌

如質本生知與民作則等語

類見諸刑書因

命詞臣撰為定文迄今遵之惟書以進而已嘗禁

四六文辭欲撰者以柳完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

愈賀雨表為式頒示

洪武六年九月

又洪武十四年重定

進表箋儀其文內二名不偏嫌名不諱

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

拜百拜非實禮也宜定其式細民有取古聖賢漢

唐國寶等字為名若字者亦宜禁止禮部議凡致

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

奉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覆尊長與

卑幼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失國君臣聖神堯舜

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犯是月又命考服

色所尚禮部奏宜尚赤從之洪武己未冬詔致仕

鄉官與人叙生惟與宗族外祖及妻家叙尊卑筵宴則設別席不得居無官者之下如致仕官眷會則叙爵爵同則叙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為令此制今殊不然不知何時弛也又名明記先公云國朝之制三品致仕理事與見任同今亦不知所出也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應天鳳陽民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民人八十以上賜爵里士皆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另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稱今亦多不知也又官民吏胥人等除正名表字應合公私身名於世敢有更名易諱及兩三名字者被人告發家產給賞告人誅其本家遣化外詞前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此至試之可任者總十四人乃留之賜金以贍其家餘悉遣歸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嫠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廷教宮女刺綉縫紉因以廩之及有藩

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
此王國然內廷未審何稱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遣
行時吾郡吳江吳家婦陸氏亦以例入內有子遺
於家至宣德丙午陸從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
西子已長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母輒不允迨正
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命入見於養贍
所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封股食陸甦王聞益憫召
見賜金幣勞遣之子遂引出至旅而卒歸視先墓
大夫士多作吳孝子傳記詩歌子名璋生子起進
士歷顯仕即今南京刑部尚書洪也

國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而廓守
敬用四十尺故號精密今並廢矣聞後來候氣者
且文亦置灰坎中潛通地遂按時以沸石灰湯從
彼穴灌之湯至而飛灰也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皆以地盡處言今南京乃入
十二度至蘇殆十五度北京地出十五度南極之
北視此九州不啻各有三臨內九州小可知然二
極入許二十九入舍何以只臨內九州人崑崙焉數
席之中四際相若亦應近此即佛氏所談亦未可
縣訣焉誕人五里有餘老宣德中下西洋焉予言
歷數國至極遠處仰視三光大小第一一切與中
圓不異斗柄亦只如此予又知舊以二十八宿只
殊非九州者月下於日如人下於月提此數

郭守敬說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無傷也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粥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元之受時曆逆之前千載不差而順之後四十年已爽一度大統曆法即用受時特改太陰行度耳云唯本朝祭前代不然以為雲即兩也國初議郊禮主分合者各有之又不決郊禮太祖曰非天子不議禮朕決合祭并壇屋諸制一日悉定郊禮上敬天無復毫末怠以藥生不娶顯初神樂觀居之贍給優裕所轄錢穀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較常贍外復予肉入若干日毋使饑寒亂性郊禮

郊壇武舞執干盾後易楮申繪兵其上曰為後世防微下國初郡神尚仍舊稱洪武二年即詔更之城隍神亦始有封爵府為公州為侯縣為伯皆號顯祐其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此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

四方雖明智弗頽代天理物之道實整于衷思應
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與神
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某府城隍聰明正直聖不
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
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
天下更始允城隍之神皆新其命賤此府邸靈祇
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祐公顯則威靈丕
著佑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
於我民鑒於邦政亨茲祀典悠久無疆主者施行
洪武二年五月某日

國初官名有更制後人鮮知者漫記一二未之盡也
曰尚賓大使曰都諫官曰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
曰詹事府贊讀曰儒學提舉司校理曰侍禮郎曰
引進使曰翰林院直學士曰翰林應奉曰起居注
曰左右正言承天門侍詔閣門使觀察使侍儀司
通贊舍人後罷中書四輔諫院儀禮司及改御史
中丞大夫之屬不復其餘
洪武初嘗命翰林院編修檢討典籍左春坊左司直
郎正字贊讀考駁諸司奏啓如平允則署其術曰
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人列名書之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諭禮部左侍郎張衡左都御史

詹徽等有司公宴優民今後支與官鈔布政司一

千貫以下令詳十月衡等奏行遵守凡遇正旦聖

節冬至公宴錢於本處官錢內支給無府州縣都

司衙所移文附近有司閔用每節布政司一千貫

在城都司衙所附廓大小衙門官吏師生

府有部司七百貫州有衙五百貫縣有衙四百貫

無有司衙門一百四十五貫十九年又賜有司官朝

覲每員給盤纏鈔一百貫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

貫又定引錢為堂食費

太祖命圖大辟囚造罪被刑之狀於錦衣衛外垣俾

人得見為懲戒亦象刑縣魏之義

太祖平亂國用重典當時政刑具有成書及輯古事

勸懲諸王百官往往今人少見之如彰善癉惡錄

逆臣錄清教錄永鑑錄世臣摠錄等甚多

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上并宥之如五

倫書所載世也其後繼請乃一切許之為多既以

杜奸譎且因成其孝弟非迂細者所知吾蘇戴用

伐其父王敬代其兄餘未殫紀至有都文信代婦

翁

高祖惡頑民竄緇流聚犯者數十人掘泥埋其首十
五井列特露其項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數顆頭謂
之鐘頭會時有神僧在列因示神變元既喪隨後
出凡三五不止乃釋之并罷斯會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涮洗髀置鉄床沃以沸湯
以鉄帚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鈎鈎脊縣之有稱竿
縛置竿秋彼末縣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鈎
入穀道鈎腸出却放彼端石屍起腸出有剥皮剥
贓酷吏皮置公座合伐者坐警以懲有數重者有
挑膝蓋有錫蛇游等凡以正大愍之辟也上嘗徑行國學

見縣屍連比屍放手足動以馬既還無幾屢傷追作活語之曰汝欲放吾行放矣既還無幾屢傷追作

祖訓即嚴其禁至哉聖心之仁矣

洪武中徵高僧復見心其師訐笑隱止之曰上苑亦
無類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復不聽後竟被誅瀕
死而悔因道訐語上聞逮訐至將殺之訐曰此
故倡臣偶舉非有他也

上問何出訐曰出在大藏某錄在某亟某卷某葉命
檢視果然乃釋之高皇微行大中橋傍聞一人
言繫刑者語近不遜上怒遂幸徐武寧第武寧
已出夫人出迎命上上問王安在夫人對以何事

在何所夫人歆命召上止之又言嫂知吾怒乎
夫人謝不知因大惧恐為王也扣首請其故
上曰吾為人欺悔夫人又請之
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帥兵三千持
兵來

上默坐以待夫人益恐以為決屠其家矣又迄不敢
呼王頃之兵至上令二兵官守大中淮清二橋
使兵自東而西誅之當時頓滅數千家
上坐以伺逆命乃興

偽周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為參軍謀國事三人皆
奴才也丁未春蔡葉伏誅於南京風乾其屍於竿
一月黃已死初吳人為七十字詩云丞相做事
葉專用黃葉葉一夜西風來乾鱉竟成其讖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為元江南行臺侍御史避亂
上居鎮江王師下金陵命徐太傅湯信公徇鎮江
上謂徐曰入城為吾訪秦元之言予欲見意既而得
上之馳報
上上令某王以金幣聘之從龍與妻偕來

上至龍灣迎候時不上居富民陳家因與陳同處日
久共謀畫深見采納既而上居元御史臺徒從

龍居西門外謨議益密稱焉先生而不名每以漆
工版書訊問答人不得知也乙巳歲求還鎮江歲日
上錢之郊外握手為別既卒歸與妻偕去
上適督軍江上遂幸其家哭之慟亦命螢塋厚贈其
家公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而
上以黃金工錠寘其櫺第婦勿宣出德成敬諾北出
奈宮門納鞞中佯醉脫鞞露金闈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閔嚴密如此藏金而
出非竊邪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相試衆乃服德成洪武中造徐中山坊表初成

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貞兄弟薄暮過之問左右
何以稱大功坊對曰此魏國公第也良粟醉逕擊
壞額署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

上怒問何以壞吾坊良對曰臣等與徐達同功今獨
達賜第表里且稱大功陛下安乎

上笑曰毋急性未幾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三區賜
之今在江陰良居前稱前府貞居後稱後府甚弘
麗也宋祭酒訥剛嚴其職

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莫倫上燕居常思見之不
欲數召勞煩令畫工陰寫其神以來工往潛處簾

幙訥方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
上覽之收返明日訥朝罷上謂曰昨日某時卿曾
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上曰何以有怒色訥惶
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路而碎茶甌臣不覺怒且念
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笑而慰之更賜以茶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
上重其文學禮遇之一日
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
步履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笑曰我只道是文天祥來

夷云伯夷叔齊

太祖召楊惟禎將用之維禎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謹

以見意或勸上殺之上曰老蠻子正欲無成

其名耳不僂而遣之一時頗高其事宋學士送以

詩詹同文為作傳皆假借之所謂非義之義也維

禎直不恭耳予有論暴其罪此不載宋學士景

濂以王佐才受聘草昧間輔成帝業制禮樂定律

曆敷文德頌武功

太祖眷禮隆焉其孫祚得罪當死以學士故未赴市

學士不敢請既而且連生學士高后遣奏
上乞念宋先生教太子諸王之功請免其死
上未允皇太子泣請亦未蒙恩命太子寤遽投金水
河左右教止以聞上乃釋公竄之松潘
宋公被謫居茂州卒於夔墓蓮花山下成化未蜀府
承奉宋昌墓母鑿獨石屋為擲垣隧盡擬園寢之
制又大築享堂有上將以上聞昌俱請毀去衆曰
盍以藏宋先生乎昌欣然應命因稍削僭飾啓學
士之墓學士骨肉消盡骨猶完整浴加襲衣而瘞
焉享室即以為祠堂昌以同姓且敬祀守護焉

太祖平吳後慮猶有餘孽城守難其人與
孝慈議因言惟魏觀可守已致仕及同起事有蔡本
忠勇可武衛今在散地后勸贊用之

上即命召二臣既至引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叩頭
謝且請睿旨所在上曰朕新得蘇州恐餘梅色
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唯卿觀公忠疆幹可為朕
一守顧本言尔本我好弟兄托得尔屈尔作去声指
揮其皆母辭二臣又拜領宸旨將辭出

上曰且住皇后要見尔少頃后出宮人携酒果以從
上手酌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

魏守欲復府治蕪疏浚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有興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先為偽周所處而卧龍街西淤川即舊所謂錦帆涇故也

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太史啓以作新府上梁文與王彛皆與其難高被截為公段云公洪武中朝命開燕支河先曾祖臣煥文往役者多死先臣獨生全工滿將埽夫去路引分必死無為謀其督工百戶者欲謂曰

主上聖神吾當引汝面奏脫有生理先臣從之百戶為口奏

上曰既失去罷先臣叩頭辭訖方退曰知備此輩所上怒呼回顧之曰看汝模樣也似箇本分人可賞錢二十貫先臣受賜謝恩而歸鄉里莫不驚羨吳中自昔繁雄迨錢氏奢靡徵歛困弊及俶納土家人沈其賦籍於土王方贊更定稅法悉畝出一畦民獲其惠蒙古禮隳政龐民富而僭太潰不經其後蕪并益甚

太祖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蓋懲一時之弊後且將

平之也洪武三年二月庚午

上問戶部天下民熟富熟優對曰以田賦校之惟浙

江多富室者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

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

至二千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

五百四十四戶而歲輸至十五萬有奇

上曰富民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凌小民武斷鄉曲

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勉諭之於是諸郡富民

入見諭之云云皆頓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上顧謂宋濂詹同王禕起居注陳敬曰朕諭此輩祇

欲勉之焉善耳禕曰此最得君師教養之道是年

五月戶部奏蘇州逋稅三十萬餘諸論守臣罪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

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於民民畏刑罰必

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歆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

逋免之至十三年二月朔遂命戶部減蘇松嘉湖

四府重租糧額舊一畝科七十五升四斗四升者
減十之二四半至三斗六升者俱

止徵三斗五升以
下仍照舊額其後復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

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托親隣佃

僕謂之鈇脚詭寄父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

縣欺府奸弊百端謂之通天詭竒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復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二十年二月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縣圖成上進自是以為定賦然視它邦終為偏重周文襄恂如况侯伯律撫守於茲皆嘗請免得除永稅數十萬而猶未大均其後朝無特命掌邦計者不敢擅議以迄于今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一媪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媪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媪曰方大明皇帝起手曰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曰張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息蓋民蘇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二十四年以後取富戶實京師多用蘇人蓋亦如此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楫以免令樹此楫於一舟而祭之遂為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脩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

其餘後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今南京兵部門無署榜。

太祖一夕遣人偵諸司皆有衛宿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榜去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

上召部官問誰當真對職方司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為誰乃職方吏某也遂誅官與卒即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迄于今其後。

太祖遷都命諸司各以官一員扈從兵曹素恥此吏並列因遣行後部亦但虛此席。初監生歷事諸司皆旦往夜歸號舍往返十餘里。

太祖一日命察諸司官吏等獨戶部歷事監生一人至逮問對曰苦道遠行不前耳。

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監生驢錢令賃驢而行然獨戶部有之今亦無矣。

